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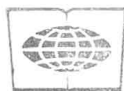


子夜

〔中〕茅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子 夜

茅 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 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出版说明

本书据我社1984年版《茅盾全集》第三卷《子夜》印行。书末附作者1932年和1977年写的后记两篇，供参阅。

子 夜
ZI Y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34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7 $\frac{1}{2}$ 插页1

1952年9月北京第1版

1954年4月北京第2版

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199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ISBN 7-02-001695-2/Z·167 定价 19.95 元

前 言

茅盾(1896——1981)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并对它进行了全面改革,倡导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曾任《民国日报》主笔。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1930年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过行政书记。抗日战争期间在文化界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先后主编过《烽火》周刊和《文艺阵地》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在几十年的文学活动中,他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长篇小说《虹》、《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生动鲜明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近半个世纪中国现代社会的面貌,描写了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和矛盾冲突,具有深厚的历史内容和史诗品位,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誉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他的许多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等各种文字,在国外广泛流传。

《子夜》是茅盾的主要代表作，写于三十年代初。当时，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国内新旧军阀混战，政治黑暗腐败，农村经济破产，民族工业日渐衰微。这时国内曾发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一些人存在着通过发展民族工业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作者十分关注这个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深入金融、工商业界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丰富的材料和实际体验，创作了这部小说，试图通过艺术形象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子夜》描写一个民族资本家力图发展工业而终于破产的经历：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吴荪甫雄心勃勃地要发展自己的企业，为此目的他甚至不择手段；但他无法逃避政治动荡和劳资矛盾的冲击，特别是他无法摆脱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官僚买办资本的控制和打击，当他试图与操纵金融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抗衡时，便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作品通过吴荪甫的经历和遭遇，形象地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下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窘境，揭示了企图通过独立地发展民族工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注定要破灭的历史必然性。

吴荪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塑造得血肉丰满的民族工业家的典型形象。他具有发展工业的雄才大略和纵横捭阖的从业才干，有着刚毅、顽强、果断的性格，有着为了达到目的而不顾一切的铁腕和狠辣心肠。他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能力和才干，也不是因为他性格的缺陷，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民族工业本身的先天不足，是因为民族工业所面

临的险恶的历史环境使它难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吴荪甫的悲剧，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运。

《子夜》的艺术结构宏大而谨严。在纵横交织的众多线索中，充分突出了吴荪甫所代表的民族工业的命运这条主线；通过吴荪甫的经历和与他相关联的各色人物的活动，把触角伸向生活的各个层面，多姿多彩、波澜壮阔地展现了工厂、交易所、夜总会、大公馆、贫民窟等形形色色的洋场都市生活场景，揭示出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出色地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组成了光怪陆离的洋场都市社会人物画廊。作品的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也为人们所称道。

《子夜》是茅盾文学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至今仍受到中外读者的欢迎。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 ①

这时候——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铁笼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

过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总商会以西的一段，俗名唤作“铁

① Light, Heat, Power! 英语。意即光，热，力！

马路”，是行驶内河的小火轮的汇集处。那三辆汽车到这里就减低了速率。第一辆车的汽车夫轻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穿一身黑拷绸衣裤的彪形大汉说：

“老关！是戴生昌罢？”

“可不是！怎么你倒忘了？您准是给那只烂污货迷昏了啦！”

老关也是轻声说，露出一口好像连铁梗都咬得断似的大牙齿。他是保镖的。此时汽车戛然而止，老关忙即跳下车去，摸摸腰间的勃郎宁，又向四下里瞥了一眼，就过去开了车门，威风凛凛地站在旁边。车厢里先探出一个头来，紫酱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看见迎面那所小洋房的大门上正有“戴生昌轮船局”六个大字，这人也就跳下车来，一直走进去。老关紧跟在后面。

“云飞轮船快到了么？”

紫酱脸的人傲然问，声音宏亮而清晰。他大概有四十岁了，身材魁梧，举止威严，一望而知是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他的话还没完，坐在那里的轮船局办事员霍地一齐站了起来，内中有一个瘦长子堆起满脸的笑容抢上一步，恭恭敬敬回答：

“快了，快了！三老爷，请坐一会儿罢。——倒茶来。”

瘦长子一面说，一面就拉过一把椅子来放在三老爷的背后。三老爷脸上的肌肉一动，似乎是微笑，对那个瘦长子瞥了一眼，就望着门外。这时三老爷的车子已经开过去了，第二辆汽车补了缺，从车厢里下来一男一女，也进来了。男的是五短

身材，微胖，满面和气的一张白脸。女的却高得多，也是方脸，和三老爷有几分相像，但颇白嫩光泽。两个都是四十开外的年纪了，但女的因为装饰入时，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男的先开口：

“荪甫，就在这里等候么？”

紫酱色脸的荪甫还没回答，轮船局的那个瘦长子早又陪笑说：

“不错，不错，姑老爷。已经听得拉过回声。我派了人在那里看着，专等船靠了码头，就进来报告。顶多再等五分钟，五分钟！”

“呀，福生，你还在这里么？好！做生意要有长性。老太爷向来就说你肯学好。你有几年不见老太爷罢？”

“上月回乡去，还到老太爷那里请安。——姑太太请坐罢。”

叫做福生的那个瘦长男子听得姑太太称赞他，快活得什么似的，一面急口回答，一面转身又拖了两把椅子来放在姑老爷和姑太太的背后，又是献茶，又是敬烟。他是荪甫三老爷家里一个老仆的儿子，从小就伶俐，所以荪甫的父亲——吴老太爷特嘱荪甫安插他到这戴生昌轮船局。但是荪甫他们三位且不先坐下，眼睛都看着门外。门口马路上也有一个彪形大汉站着，背向着门，不住地左顾右盼；这是姑老爷杜竹斋随身带的保镖。

杜姑太太轻声松一口气，先坐了，拿一块印花小丝巾，在嘴唇上抹了几下，回头对荪甫说：

“三弟，去年我和竹斋回乡去扫墓，也坐这云飞船。是一条快船。单趟直放，不过半天多，就到了；就是颠得厉害。骨头痛。这次爸爸一定很辛苦的。他那半肢疯，半个身子简直不能动。竹斋，去年我们看见爸爸坐久了就说头晕——”

姑太太说到这里一顿，轻轻吁了一口气，眼圈儿也像有点红了。她正想接下去说，猛的一声汽笛从外面飞来。接着一个人跑进来喊道：

“云飞靠了码头了！”

姑太太也立刻站了起来，手扶着杜竹斋的肩膀。那时福生已经飞步抢出去，一面走，一面扭转脖子，朝后面说：

“三老爷，姑老爷，姑太太；不忙，等我先去招呼好了，再出来！”

轮船局里其他的办事人也开始忙乱，一片声唤脚夫。就有一架预先准备好的大藤椅由两个精壮脚夫抬了出去。荪甫眼睛望着外边，嘴里说：

“二姊，回头你和老太爷同坐一八八九号，让四妹和我同车，竹斋带阿萱。”

姑太太点头，眼睛也望着外边，嘴唇翕翕地动：在那里念佛！竹斋含着雪茄，微微地笑着，看了荪甫一眼，似乎说“我们走罢”。恰好福生也进来了，十分为难似的皱着眉头，

“真不巧。有一只苏州班的拖船停在里挡——”

“不要紧。我们到码头上去看罢！”

荪甫截断了福生的话，就走出去了。保镖的老关赶快也跟上去。后面是杜竹斋和他的夫人，还有福生。本来站在门

口的杜竹斋的保镖就作了最后的“殿军”。

云飞轮船果然泊在一条大拖船——所谓“公司船”的外边。那只大藤椅已经放在云飞船头，两个精壮脚夫站在旁边。码头上冷静静地，没有什么闲杂人；轮船局里的两三个职员正在那里高声吆喝，轰走那些围近来的黄包车夫和小贩。荪甫他们三位走上了那“公司船”的甲板时，吴老太爷已经由云飞的茶房扶出来坐上藤椅子了。福生赶快跳过去，做手势，命令那两个脚夫抬起吴老太爷，慢慢地走到“公司船”上。于是儿子，女儿，女婿，都上前相见。虽然路上辛苦，老太爷的脸色并不难看，两圈红晕停在他的额角。可是他不作声，看看儿子，女儿，女婿，只点了一下头，便把眼睛闭上了。

这时候，和老太爷同来的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也挤上那“公司船”。

“爸爸在路上好么？”

杜姑太太——吴二小姐，拉住了四小姐，轻声问。

“没有什么。只是老说头眩。”

“赶快上汽车罢！福生，你去招呼一八八九号的新车子先开来。”

荪甫不耐烦似的说。让两位小姐围在老太爷旁边，荪甫和竹斋，阿萱就先走到码头上。一八八九号的车子开到了，藤椅子也上了岸，吴老太爷也被扶进汽车里坐定了，二小姐——杜姑太太跟着便坐在老太爷旁边。本来还是闭着眼睛的吴老太爷被二小姐身上的香气一刺激，便睁开眼来看一下，颤着声音慢慢地说：

“芙芳·是你么？要蕙芳来！蕙芳！还有阿萱！”

荪甫在后面的车子里听得了，略皱一下眉头，但也不说什么。老太爷的脾气古怪而且执拗，荪甫和竹斋都知道。于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都进了老太爷的车子。二小姐芙芳舍不得离开父亲，便也挤在那里。两位小姐把老太爷夹在中间。马达声音响了，一八八九号汽车开路，已经动了，忽然吴老太爷又锐声叫了起来：

“《太上感应篇》^①！”

这是裂帛似的一声怪叫。在这一声叫喊中，吴老太爷的残余生命力似乎又复旺炽了；他的老眼闪闪地放光，额角上的淡红色转为深朱，虽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

一八八九号的汽车夫立刻把车煞住，惊惶地回过脸来。荪甫和竹斋的车子也跟着停止。大家都怔住了。四小姐却明白老太爷要的是什么。她看见福生站在近旁，就唤他道：

“福生，赶快到云飞的大餐间里拿那部《太上感应篇》来！是黄绫子的书套！”

吴老太爷自从骑马跌伤了腿，终至成为半肢疯以来，就虔奉《太上感应篇》，二十余年如一日；除了每年印赠而外，又曾恭楷手抄一部，是他坐卧不离的。

一会儿，福生捧着黄绫子书套的《感应篇》来了。吴老太爷接过来恭恭敬敬摆在膝头，就闭了眼睛，干瘪的嘴唇上浮出一丝放心了的微笑。

^① 《太上感应篇》 书名。内容多取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是一部宣扬道家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的书。

“开车！”

二小姐轻声喝，松了一口气，一仰脸把后颈靠在弹簧背垫上，也忍不住微笑。这时候，汽车愈走愈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到了外白渡桥转弯朝南，那三辆车便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一九三〇年式的新纪录。

坐在这样近代交通的利器上，驱驰于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而却捧着《太上感应篇》，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①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诰诫，这矛盾是很显然的了。而尤其使这矛盾尖锐化的，是吴老太爷的真正虔奉《太上感应篇》，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可是三十年前，吴老太爷却还是顶括括的“维新党”。祖若父两代侍郎，皇家的恩泽不可谓不厚，然而吴老太爷那时却是满腔子的“革命”思想。普遍于那时候的父与子的冲突，少年的吴老太爷也是一个主角。如果不是二十五年前习武骑马跌伤了腿，又不幸而渐渐成为半身不遂的毛病，更不幸而接着又赋悼亡^②，那么现在吴老太爷也许不至于整天捧着《太上感应篇》罢？然而自从伤腿以后，吴老太爷的英年浩气就好像是整个儿跌丢了；二十五年来，他就不曾跨出他的书斋半步！二十五年来，除了《太上感应篇》，他就不曾看过任何书报！二十五年来，他不曾经验过书斋以外的人生！第二代的“父与子的冲突”又在他自

① 文昌帝君 道教奉为主宰人间功名禄籍的神。

② 赋悼亡 西晋文学家潘岳长于诗赋，其妻死后，曾赋悼亡诗三首，后因称丧妻为“赋悼亡”。

己和荪甫中间不可挽救地发生。而且如果说上一代的侍郎可算得又怪僻，又执拗，那么，吴老太爷正亦不弱于乃翁；书斋便是他的堡垒，《太上感应篇》便是他的护身法宝，他坚决的拒绝了和儿子妥协，亦既有十年之久了！

虽然此时他已经坐在一九三〇年式的汽车里，然而并不是他对儿子妥协。他早就说过，与其目击儿子那样的“离经叛道”的生活，倒不如死了好！他绝对不愿意到上海。荪甫向来也不坚持要老太爷来，此番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让老太爷高卧家园，委实是不妥当。这也是儿子的孝心。吴老太爷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土匪，什么红军，能够伤害他这虔奉文昌帝君的积善老子！但是坐卧都要人扶持，半步也不能动的他，有什么办法？他只好让他们从他的“堡垒”里抬出来，上了云飞轮船，终于又上了这“子不语”的怪物——汽车。正像二十五年前是这该诅咒的半身不遂使他不能到底做成“维新党”，使他不得不对老侍郎的“父”屈服，现在仍是这该诅咒的半身不遂使他又不能“积善”到底，使他不得不对新式企业家的“子”妥协了！他就是那么样始终演着悲剧！

但毕竟尚有《太上感应篇》这护身法宝在他手上，而况四小姐蕙芳，七少爷阿萱一对金童玉女，也在他身旁，似乎虽入“魔窟”，亦未必竟堕“德行”，所以吴老太爷闭目养了一会神以后，渐渐泰然怡然睁开眼睛来了。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

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哦——哦——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哦，哦，哦！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

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吴老太爷悠然转过一口气来，有说话的声音在他耳边动荡：

“四妹，上海也不太平呀！上月是公共汽车罢工，这月是电车了！上月底共产党在北京路闹事，捉了几百，当场打死了一个。共产党有枪呢！听三弟说，各工厂的工人也都不稳。随时可以闹事。时时想暴动。三弟的厂里，三弟公馆的围墙上，都写满了共产党的标语……”

“难道巡捕不捉么？”

“怎么不捉！可是捉不完。啊哟！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许多不要性命的人！——可是，四妹，你这一身衣服实在看了叫人笑。这还是十年前的装束！明天赶快换一身罢！”

是二小姐芙芳和四小姐蕙芳的对话。吴老太爷猛睁开了眼睛，只见左右前后都是像他自己所坐的那种小箱子——汽车。都是静静地一动也不动。横在前面不远，却像开了一道

河似的，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匆忙地杂乱地交流着各式各样的车子；而夹在车子中间，又有各式各样的男人女人，都象有鬼赶在屁股后似的跌跌撞撞地快跑。不知从什么高处射来的一道红光，又正落在吴老太爷身上。

这里正是南京路同河南路的交叉点，所谓“抛球场”。东西行的车辆此时正在那里静候指挥交通的红绿灯的命令。

“二姊，我还没见过三嫂子呢。我这一身乡气，会惹她笑痛了肚子罢。”

蕙芳轻声说，偷眼看一下父亲，又看看左右前后安坐在汽车里的时髦女人。芙芳笑了一声，拿出手帕来抹一下嘴唇。一股浓香直扑进吴老太爷的鼻子，痒痒地似乎怪难受。

“真怪呢！四妹。我去年到乡下去过，也没看见像你这一身老式的衣裙。”

“可不是。乡下女人的装束也是时髦得很呢，但是父亲不许我——”

像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

“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阿萱却正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此时指挥交通的灯光换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便又向前进。冲开了各色各样车辆的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似的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

呼卢呼卢的声音从吴老太爷的喉间发出来，但是都市的骚音太大了，二小姐，四小姐和阿萱都没有听到。老太爷的脸色也变了，但是在不断的红绿灯光的映射中，谁也不能辨别谁的脸色有什么异样。

汽车是旋风般向前进。已经穿过了西藏路，在平坦的静安寺路上开足了速率。路旁隐在绿荫中射出一点灯光的小洋房连排似的扑过来，一眨眼就过去了。五月夜的凉风吹在车窗上，猎猎地响。四小姐蕙芳像是摆脱了什么重压似的松一口气，对阿萱说：

“七弟，这可长住在上海了。究竟上海有什么好玩，我只觉得乱烘烘地叫人头痛。”

“住惯了就好了。近来是乡下土匪太多，大家都搬到上海